

略枢纽作用转化为切实的影响力和威望，老阿萨德与伊朗、黎巴嫩构筑了一条宽阔的“什叶派走廊”，与俄罗斯构筑了一条反美堤坝，与埃及一起构成了夹击以色列的双钳。复兴党领导下的叙利亚从没在阿以战场和黎巴嫩战场上取得过任何说得过去的战绩，但是，就凭着老阿萨德的纵横捭阖还有叙利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一个谁都承认的大叙利亚。有了大叙利亚，以色列人、阿拉伯人、欧美人、波斯人就被隔开了，地区得以安宁，局势不会无法收拾。老阿萨德构建的这个大叙利亚对他的盟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不会容许反对派将阿萨德家族拉下马来。复兴党被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拖得元气大伤，但国内的反对派却也永远是蠢蠢欲动又永远孤立无援。

巴沙尔也许不缺老阿萨德的权谋，但他一定没有老阿萨德的胆量。这个年轻时把精力都放在治疗眼疾上的新科总统，注定过不了乃父那屡战屡败、担惊受怕的日子。他渴望安定的天性使他从老阿萨德留下的境外战线上过快撤后，最后走上了其父一辈子都躲过去的最坏结果——在国内迎战自己的敌人。老阿萨德从没在以色列面前讨到过便宜，甚至丧师辱国亲手断送了戈兰高地天险。但是老阿萨德也用其一生的败而不服让以色列心生忌惮，从此对叙利亚的黎巴嫩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巴沙尔自执政以来从未在戈兰高地和反犹太复国方面表现出过任何兴趣，但此举换来的只是以色列忌惮的消失和他在阿拉伯诸国眼中利用价值的消失。对以色列人来说，安慰老阿萨德是本国边疆安全的需要，但是巴沙尔显然对边疆安全更加需要。对于沙特、阿联酋等国来说，这个信仰异端的国家甚至连牵制以色列的作用都没有了，那么叙利亚和逊尼派的恩怨就该清算了。他们因此开始大胆地资助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老阿萨德一生都不认为黎巴嫩是个独立的国家，他对黎巴嫩的军事和经济控制，使该地成为牵制巴解组织、以色列和美国的重要堡垒。黎巴嫩隔三差五的乱局总会吸引各方势力的关注，挑动大家在黎巴嫩较劲总比在叙利亚更有利。但是巴沙尔感到的只是疲倦和不堪重负，要知道天天在一个地方烧火还要保证不酿成火灾是很累的。2005年他宣布阶段性撤军之初很多人还以为这只是他的惺惺作态而已，到后来大家发现原来这位新总统是真的不喜欢黎巴嫩带来的诸多麻烦。如果不是同为什叶派联盟成员的伊朗填补空缺，这一鲁莽举措很可能使叙利亚的内战早爆发几年。因为有了黎巴嫩错综复杂教派纠纷的牵绊，无论美以联盟还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都可以全无顾忌地向叙利亚讨还旧债了。

没有了黎巴嫩，大叙利亚也就烟消云散了。没有了戈兰高地，叙利亚的发言权就降低了。今天的巴沙尔还能撑得下去，很大程度上不是马希尔领导的共和国卫队多能打，而在于老阿萨德留下的大叙利亚废墟还在勉强地支撑着外援施力相救。俄罗斯的军港和地中海存在，伊朗的“什叶派走廊”之梦，正是这些老阿萨德打出的牌，使今天的巴沙尔不至于完全孤立。但是，这些老朋友们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重视叙利亚了。因为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已经由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盟友，变成了一个哭哭啼啼每天等着援助的小伙伴。大叙利亚梦对于叙利亚而言是很辛苦的重担，但没了这层沉重的铠甲，叙利亚的对手们就可以轻易地把手伸到其脆弱的国内。这可能就是巴沙尔战略方面最大的失误了。

【时事评论】

伊朗人的棋盘

于海洋

9月15日，奥巴马在接收电视专访的时候，明确向伊朗提出了警告，美国没有发动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并不意味着伊朗就是安全的。伊朗核问题是一个比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更严重的问题。



题，美国不会坐视。很多媒体坚信正是这一警告使伊朗新登台的鲁哈尼政权在 20 号召开的第 57 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走出了更积极的让步：伊朗同意暂停丰度为 20% 的浓缩铀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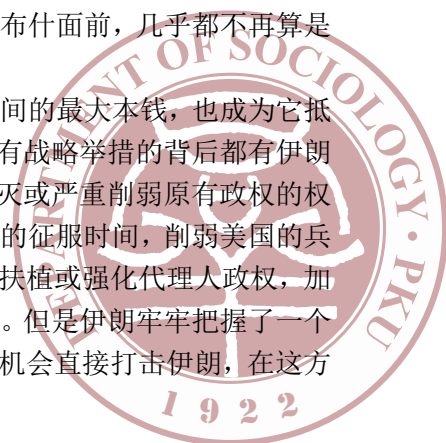
这种乐观其实是牵强的。它逻辑中最荒谬的地方就在于如果虚弱的叙利亚都能让奥巴马动武的誓言吞回去，那么站在叙利亚身后更强大的伊朗，奥巴马的军事威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美国极其盟友在叙利亚核问题上的表现几乎可以说的上是被全球舆论直播，从政府的强硬到民间的反战再到后来俄中协调和西方退步，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威望已经受到严重伤害。这种时候美国能指望伊朗做出什么妥协呢。道理明摆着，如果连美国武威极盛的小布什时代时都没法让伊朗在核问题上退步，今天美国军事上颓势已现，伊朗难道能把几乎到手的核权益再交回去？

如果全面考虑伊朗此时的局面，从 1992 年海湾战争开始，伊朗已经开始和美国开始下了一场事关中东未来变局的大棋局，如今棋局已到终盘，所谓核计划虽然没有成为核武计划，但是伊朗的志向和战略都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清醒的政治家都应该明白，美国和伊朗的问题也许包含了核计划的内容，但它绝不仅仅是核问题。美伊两国矛盾的复杂性已经超过了一两个简单的目标，其中包括了势力范围的划分、战争红利的取舍、教派冲突与种族矛盾等多种问题。美国甚至无法公开承认，它才是伊朗走向强大的最大推手，而他与伊朗的最严重冲突在于伊朗不知感恩图报。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健忘和荒谬，伊朗在经历了穆斯林革命后在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中那是空前孤立，说起宗教，伊朗主政的是伊斯兰世界中受到压制的什叶派，而霍梅尼领导的什叶派政权又倾向于搞革命输出，弄得中东的什叶派政权无不侧目。说起种族矛盾，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 7 世纪萨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斗争。说到政体，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一个空前古怪的政治体制，它既是中东地区选举体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因此和那些酋长国和君主国们格格不入，但它又是一个教权至上的神权国家，因此和代表阿拉伯世俗主义的复兴党政权们矛盾重重。一个异端的伊朗不为近邻所喜，又极端反美反犹。所以在上世纪 80 年代，没谁相信这个与一切敌对的新政权能活下去。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萨达姆下决心要由他充当这个英雄角色，最后使一场生灵涂炭的两伊战争爆发。

伊朗人在这场战争中证明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却无力打破被包围的国际政治现状，这个孤独的国家依然面临着被外部制裁和敌意慢慢绞杀的可能。要不是萨达姆的疯狂和老布什的沙漠风暴，伊朗的命运仍未可知。被萨达姆苦苦压制的伊拉克什叶派借乱和伊朗结成了统一战线，被打得失了威望的复兴党政权们也纷纷和伊朗开始恢复关系。当时就对伊朗复兴满怀疑虑的老布什没有直接把萨达姆政权打垮，这种政治智慧勉强维持了对伊朗的地缘包围圈随摇摇晃晃却不至于骤然崩塌。但是他的儿子却没乃父的那份心机，小布什灭亡萨达姆政权的举动彻底解放了伊朗。伊拉克的什叶派依靠伊朗的全面援助在伊拉克政坛占据了稳固的优势，包括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前复兴党政权们纷纷担心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噤若寒蝉，再也没有找伊朗麻烦的打算，甚至不得不开始和伊朗和好来防止美国的打击。那些铁了心和伊朗过不去的逊尼派酋长国们则因为和美国走得太近惹急了包括基地组织的国内激进派，陷入了国内动荡当中。这个时候如果再和反美的伊朗过不去，逊尼派酋长国们也要考虑政治影响。小布什政府冒失地替伊朗打碎了四周的高墙铁栅，伊朗在中东地区显得格格不入的做派在看起来更让人恨的小布什面前，几乎都不再算是罪过了。

意识到自己力量来源的伊朗，就此把反美当做进一步争取国际空间的最大本钱，也成为它抵挡各种近邻敌意的最大盾牌。纵观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在中东所有战略举措的背后都有伊朗追随的影子。无论伊拉克、黎巴嫩还是利比亚，美国每次出兵都会剿灭或严重削弱原有政权的权威。伊朗要做的就是一方面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尽可能延迟美国的征服时间，削弱美国的兵锋，进而强化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则趁机在那些地区扶植或强化代理人政权，加强伊朗的政治声望，并树立了自己在伊斯兰世界唯一正面反美的形象。但是伊朗牢牢把握了一个底线，那就是伊朗绝不在任何战场和美军直接交火，伊朗不会给美国机会直接打击伊朗，在这方



面双方是有默契的：伊朗知道美国也没有决心再陷入一个比伊拉克更艰难的战场。这就是今天伊朗和美国所面临的处境：他们在中东地区都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他们在战场上无数次面对，但是他们都明白双方冲突的边界在哪。

但是现在，这场棋局快走到了结局。美国和伊朗都开始面对真正的风险了。对于美国来讲，伊朗就像其大中东战略令人不愉快的副作用，只要副作用不至于影响到美国的步伐，那么美国还是希望不同时开辟两个战场。现在，随着叙利亚战局的长期化，美国真正意识到了伊朗力量越大越强，它已经能够真正捆住美国的手脚了。但是美国军人在战场上厮杀太久了，美国在伊朗还虚弱的时候没有能够推翻霍梅尼，今天为了越大越强的伊朗，美国又要付出多少士兵的生命呢？伊朗现在看起来局面不错，美国和盟友们的厌战已经大召于天下，以色列的任何举措都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同仇敌忾，盟友们对伊朗的依赖越来越深。但是这些胜利某种程度上还不能说就是百分百属于伊朗的。伊朗表现出了战乱中火中取栗的本事，却没有让人信服的消化吸收的能耐。无论伊拉克还是叙利亚、黎巴嫩，什叶派走廊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伊朗如何让这片燃烧战火的土地重回和平繁荣？从伊朗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说，它不但未表现出征服后治理的过人本领，而且被一次次代理人战争弄得民困财穷。此外，什叶派的扩张今天之所以看起来没那么显眼，归根到底是美国人的存在太不得人心。但是，逊尼派究竟能够忍受到什么地步，现在看来逊尼诸国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沙特等国在此次叙利亚内战中的表现已经称得上和伊朗公开对垒了。

今天的伊朗需要表现一个度，它的扩张界限究竟到什么地步才能不再次成为区域内的公敌。相信如果伊朗领导层足够明智的话，他们也该明白在中东二十多年的混战中收获已经足够。伊朗要获得的是一个保证，足以让她不用把战利品吐出来的保证。是美国人的承诺吗？是俄罗斯的保证吗？已经看起来足够强大的伊朗只能相信自己。核武器，就是看起来最顺理成章的棋子了。如果核开发成功，那么伊朗就算是成功地下完这盘棋了。美国会接受吗？考验的不是美国的实力而是意志力。当棋局走到最后关头，两个曾经默契很久的敌人已经无法再次用含糊其辞来对待彼此的关系。他们都有掀翻棋盘的能力，但都有自己的明显弱点。伊朗会在和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对垒中走到哪一步，没人能现在做出定论。唯一可以承认的是，能将棋局走到这个地步，伊朗人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意志已经足够赢得世界的尊重或重视了。

【书 讯】

《学术与人生——俄罗斯民族学家访谈录》

（俄罗斯） B. A. 季什科夫 著

臧颖 译，丁宏 校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6 月出版

这本访谈录介绍了俄国著名民族学家 B. A. 季什科夫对 7 位苏联时期资深民族学家的访谈。“全书以对话的方式，通过对这 7 位著名民族学家人生之路和学术追求的客观记录，描绘了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的历史境遇”。书中收入的 9 篇附录，涉及到季什科夫教授自己对民族学、民族研究的观点，特别是他对于“俄罗斯公民民族”这一概念的观点以及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评议，对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社会学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